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 作品 / /

亚洲的去魔化

18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著 刘兴华 译

Europa und die asiatischen Reiche im 18. Jahrhundert 18 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 作品 / /

Die Entzauberung Asiens

亚洲的去魔化

Europa und die asiatischen Reiche im 18. Jahrhundert

18 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

[德]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Jürgen Osterhammel) 著 刘兴华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的去魔化: 18 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 / (德)
奥斯特哈默著; 刘兴华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6.11

ISBN 978-7-5097-5263-0

I. ①亚… II. ①奥… ②刘… III. ①世界史—
18 世纪 IV. ①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5203 号

亚洲的去魔化: 18 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

著 者 / [德]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Jürgen Osterhammel)
译 者 / 刘兴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 / 段其刚 张 骋 白 雪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 (010) 59366551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21.25 字 数: 495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263-0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3-5384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目 录

序	001
第一章 前言	005
亚洲的“没落” 欧洲的自大	006
人类的大地图	009
论述压力 教育包袱 偏执症	012
认知差异	019
空间	021
断代	024

第一篇 知识之路

第二章 亚洲—欧洲：界线、均衡、等级	039
俄罗斯帝国中的亚洲及欧洲领土	039
奥斯曼帝国：欧洲强权还是野蛮的异族文化？	045
亚洲：最重要的大陆？	050
特质类型与百科全书	054
欧洲优先：泛欧洲的全球化	057
第三章 变换角度：欧洲自由心证的表现空间	072
文化转移与殖民主义	072
种族中心论的理论	077

跨文化的成就比较	081
演绎出来的正义	085
访问中国人及泰米尔人的信	087
尼布尔的猴子	091
 第四章 旅行	 101
约翰·马尔科姆爵士 (John Malcolm) 的客人	101
官员的眼泪	105
海洋与陆地	112
东亚：抵达长城	116
东南亚及南亚：帝国的迁徙自由	119
近东：古代朝圣团	123
冒险家及变节者	128
研究者及工作人员	134
 第五章 相遇	 153
劳累 失望 灾难	154
神秘的曼宁先生	161
通译与对话	164
语盲	171
模仿与假象	173
认知机会的社会学	176
 第六章 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以亚洲为经验	 188
巨人与独角兽	188
没有偏见	190

亲眼所见	197
在哲学的刑场前	200
有疑问之阶级的方法	204
耳闻与道听途说	212
当地知识：欧洲文本中的亚洲学	216
 第七章 报道、出版、阅读：从经验到文字	235
作为认知工具的游记	237
文体与真实	239
选集 拼贴 超叙述	243
改善的翻译	253
现实性与经典名单	257
阅读轨迹	261
阅读艺术	263
铺陈的断裂	270

第二篇 当代人与历史

第八章 历史的基本力量：草原战士、征服者、篡夺者 ...	285
部落的亚洲：阿提拉（Attila）与后果	285
革命的大陆	290
帖木儿：王朝创建者与怪物	293
纳第尔·沙阿国王：战争彗星与爱国人士	297
海达·阿里（Haidar Ali）：暴君与启蒙改革者	304
火山政策的现代化	309

第九章 野人与蛮族	321
失落的野人	322
四种野蛮	329
世界屋脊	333
地理学、历史哲学及民族志上的“鞑靼地区”	336
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骑士与异族	343
人种学与阿拉伯人的自由策略	350
游牧生活的理论	354
安土重迁的胜利	357
第十章 真假暴君	375
尼禄和所罗门的遗产	375
孟德斯鸠阅读约翰·夏尔丹爵士	379
专制主义与历史哲学	389
质疑“东方专制”	395
安奎特-杜培宏与欧洲人之亚洲图像的去魔化	399
印度：专制移转	402
中国：官僚管理	406
奥斯曼帝国：禁卫军与纸老虎	411
来自西方的光	415
第十一章 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	431
文明人的休戚与共	431
城市	433
巴达维亚的殖民社会学	436
近距离的角度：阿勒颇的城市生活	437

奴隶	444
掌权的博士	448
种姓制度：宗教束缚或社会乌托邦？	453
封建制度	463
面具与感情	466
在文化差异下诞生的社会学	470
 第十二章 女性	 485
最大的差异	485
感官的国度	487
家庭范畴	492
“老婆很多”	496
工作、自由与牺牲	503
进步：殷勤的标准	507
 第十三章 时代转折：欧洲中心论的兴起	 521
思想的悬浮状态与新的隔离	521
从阿拉丁的宝库到发展中国家	529
没落 退化 停滞	532
从文明理论到文明化使命	541
 新版后记	 560
参考文献	577
人名索引	645
地名及内容索引	658

在试图确定欧洲在当代世界的位置之际，没有任何时代比 18 世纪更富启发性。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的知识分子看待其他文明，自然会有“种族中心”的倾向。透过许多例子，这一点便可被轻易揭露并证明，尤其是在一个似乎将全球意识、多元文化认同或活跃的世界伦理等概念廉价地视为无关紧要的突发观念的时代。如果我们都算是世界公民的话，那么两百年前那些未受任何电视报道、远途旅游和网络传输之惠而想成为世界公民的人的努力便显得微不足道了。看来也似乎如此。不过，这类当代的自大心态却是时代错置，正好缺少了原本以为在启蒙人士身上所欠缺之物——理解“陌生”时代和文化的特性。从某些方面来看，18 世纪对我们来说正是陌生的。在适当理解或介绍非欧洲文明上，从那个世纪到我们这个世纪之间，并没有任何持续的进展，反而只见到长期丑化非西方的世界。透过各种主流的“主义”，这点便可一目了然，诸如欧洲中心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爱德华·萨义德二十年前又补上了一个东方主义。这些倾向和态度出现在 1800 年左右那极具关键性的“分水岭时代”，若要断言这个时代已完全被跨越，当然是过于轻率。

对 18 世纪的学者和文人而言，研究及认知“理解”——这个词语我借自恩斯特·舒林的名著《黑格尔与兰克对东方的世界史理解》——非欧洲文明，并不只是一场假面舞会和虚荣

的自夸行为。因为法国、苏格兰、英格兰、德国和意大利的启蒙人士所在意的“人类科学”跨出了欧洲，所谓的美洲与南太平洋野人、亚洲的蛮族与文明人，都受到造访、描述和评论。

- 12 亚洲不再是个异国风味的配料，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体验世界的中心地带。这种普遍并具有比较性质的人类科学伴随着大众对各类亚洲事物的广泛兴趣，在 18 世纪最后四十年中达到了发展高峰。就在世纪更迭前夕，对东方语言、文学及哲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职业化阶段。然而，法国文化史学家雷蒙·施瓦布所称的“东方文艺复兴”，却从未成为影响深远的教育力量。波斯文、梵文或中文仍无法打破古希腊罗马及古典语言在 19 世纪意识中所占据的人文主导地位。东方文艺复兴产生了东方学科。不过，由于亚洲研究只留给了语言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的负担遂告减轻。这种世界性的人类科学退让给许多个别学科，而现代欧洲则成为这些学科的共同重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最近。

18 世纪的亚洲去魔化，一如整个世界的去魔化，是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矛盾价值的变化过程。一方面，去魔化意味着丧失了前现代多样性的思想宝库，一种美学经验的溃败，一种“让生动鲜明的概念蒸发成一种模式，亦即将图像化为概念的”（尼采）能力的胜利。有秩序的世界才可加以支配。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或者说后现代的感性经验，一直在反抗这一点。亚洲的再度魔化，特别是充满古神话的印度，在 1800 年后也并未让人久等。如果今天某人认为“陌生国度”还不够陌生、缤纷和具有异国风味的话，便以各种疏离的方式来满足需求：其极致就是“新纪元运动”对西藏深邃哲理所存的各种幻想，但那和真实的亚洲并无太大关联。而另一方面，去魔化意味着一

种理性的胜利。只要不再相信女巫会飞，就不会去焚烧她们，最后也就会怀疑到底有没有“女巫”。亚洲的去魔化剥除了一个长久以来被视为各种宗教和文化源头的大陆的光芒，也剥掉了它的魔力。在短时间内，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或中国人成了欧洲人的远邻，尽管存在许多明显的种族差异和沟通难题，彼此却仍可进行一场几乎未被扭曲的对话。不过，19 世纪初期种族主义——仿佛就是能为人着想的浪漫主义的阴险双胞胎兄弟——出现后，却毁掉了这个机会。 13

这本书的主角就是那些哲人，不管是在旅途中还是在书桌前伏案写下游记，在他们身上都可以清楚看见去魔化的矛盾心理，他们也试着将不同文化间持续不断的和谐与冲突，拼凑成一种合理的关系。这些人包括让·夏尔丹、伏尔泰、亚当·弗格森、爱德华·吉本、卡斯腾·尼布尔、亚历山大·罗素、亚布拉罕·杨金特·安奎特-杜培宏、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塔及其他人。狄德罗、乔治·弗斯特和亚历山大·冯·洪堡则隐身幕后，我们只能猜测出他们大概会写下哪些有关亚洲的文字。我很愿意介绍几乎默默无名或完全消失的作者，借此扩充启蒙运动时代哲人的名单。然而，本书绝非一本致力于完备 18 世纪欧洲人所撰著之亚洲文献的百科全书，这尚需更多的精力与篇幅，而且最后可能只会成为一本史料汇编。另外，很可惜我无法详列所有参考过的研究文献，至于“理论”则隐匿在书中。我也不得不放弃原本在书中要处理撰述的有关亚洲的宗教、法治体系和语言。外文引述基本上会加以翻译，但在个别例子中，由于原文重要或颇为迷人，我则保留下来。至于亚洲语言的人名，我采用简化的拼音方式。

我要感谢这项研究所倚赖之藏书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大英

图书馆、伦敦图书馆、东方暨非洲研究学院图书馆-马斯登藏书、慕尼黑及柏林的国家图书馆、弗莱堡大学图书馆。多年来，朋友与同事给我提供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和书目上的帮助，在此，我无法一一致谢。不过，那些试图帮我这个政治及经济史学家了解文化研究的朋友，则要好好记上一笔。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在伦敦和斯蒂格·福斯特、保罗·卢夫特、雷金娜·舒尔特及彼得·马歇尔初步谈到这个题目。后来在弗莱堡，我受教于威廉·亨尼斯，发现了至今难以想象的政治学世界。恩斯特·舒林为我打开了史料史和回归史学之路。和伏尔克·莱歇

14 特共同编辑“古文献中的异国文化”系列，则成为我几年来灵感的来源。如果不是学术讲座邀我到柏林客座一年，零星的研究也绝不可能汇集成册，我在那里完成本书初稿。我由衷感谢，特别是于尔根·科卡和那个杰出讲座的所有工作人员。从我 1996 年及 1997 年的同侪身上，我总能获益良多。我谨将此书献给达素彬，感谢这位近代中国及中亚的专家。

第一章 前言

我们西方人在这些发现中，已证明自己在才智和勇气 15
上胜过东方国家。尽管往往他们百般不愿，我们依然在他们那里安顿下来。我们学会他们的语言，教授他们一些我们的工艺。不过，大自然赋予他们一项优于我们的长处，盖过我们所有的长处，那就是他们不需要我们，而我们需要他们。

——伏尔泰^[1]

20 世纪末，这个世界尝到了一些 19 世纪遗留的恶果。欧洲人征服全球四大洲这个史无前例的过程的恶果之一便是在面对那些在军事上溃败、经济上遭到剥削及因为科技落后而显得弱小甚至自卑的文明时，露出一一种自大高傲的态度。“西方人”，即英国领导下的各个欧洲强权与野心逐渐勃发的美国，尽情享受胜利的滋味，尤其是在亚洲这个地区。征服、排挤并殖民统治美洲原住民、非洲黑人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各群岛上的原住民，似乎很理所当然。自从首次听闻这些原住民以后，欧洲人毫无疑问地就在面对这些古希腊罗马以降在民族志中被称为“野人”的民族时，产生了一种自我优越感。但相对来说，亚洲一直是欧洲的重要对手，一个有强大的帝国、富裕的社会、辉煌的文化成就和令人敬畏的宗教的世界。^[2] 几千 16
年以来，欧亚大陆相互影响。农业的诞生和传播，便是一个欧

亚共同扩张的过程。^[3] 亚洲民族不断介入地中海周围及其北边国家的历史，并将地域辽阔的俄国纳入他们的马上帝国。小亚细亚及地中海东部虽被并入罗马帝国，但直到近代，都是亚洲在威胁欧洲，而不是欧洲威胁着亚洲。安息人（Parther）^①、匈奴人、蒙古人和土耳其人，攻击过东西罗马帝国及其后的王朝，有时甚至在已信仰基督教的地区统治长达数百年之久。对于自身所处时代的世界政治局势，莱布尼茨这位冷静仔细的观察家仍旧担心会有新一波的蒙古入侵，或许是因为 1657 年至 1666 年克里米亚鞑靼人入侵罗马尼亚和摩拉维亚一事^[4] 依然令人记忆犹新。“若非这些鞑靼人互相交战，” 1699 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他们将会淹没大部分的世界，正如当时成吉思汗的作为一般。”^[5]

亚洲的“没落” 欧洲的自大

和莱布尼茨严肃的、在当时即已显得杞人忧天的忧虑相比，19 世纪末所谓的“黄祸”警讯，不过只是想要激起恐慌的宣传手法而已。当时亚洲的政治力量的衰落几乎已成定局，文化威望也褪去光芒。在上一次世纪更迭之际，即帝国主义高峰期，亚洲大部分地区都臣服在欧洲的殖民统治下，就连大胆的先知都不敢预言此一情况将会终结。像中国、暹罗（后来的泰国）或奥斯曼帝国等半殖民地国家的主要领土虽然完好无缺，但政治活动力却急遽萎缩。只有日本透过无与伦比的集体力量 and 前所未见的外在优越条件，由受害者一跃成为欧洲强权与美国现代化的小老弟。此外，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会在亚洲各地

① 又称帕提亚人，公元前后两百多年之间，居住在印度河和幼发拉底河的西亚民族。——译者注

盛行，主要也是因为外国人的操作，之后逐步被当地势力接收传承下来。整个亚洲似乎丧失了历史动力，没落成为一个现代化失败者的大陆。弗里德里希·冯·威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这位奥地利国民经济学家——思虑细密认真，非一般帝国主义的摇旗呐喊者——以下述句子在 1909 年表达出一般欧洲人的看法：17

亚洲这个人类的摇篮，堆满了由软弱卑下的民族所构成的垃圾，再也无法运用当代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发展机会。^[6]

历史似乎正要离开亚洲和亚洲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几乎没人会反对冯·威塞尔的看法，而之后的数十年，也只有少数人起而驳斥。欧洲大门前的第一个新活力标志，便是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ürk）在 1923 年开始实行的果断且成功的现代化政策。然而，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亚洲人才在全世界的注目下赢回他们的历史动力：从 1941 年 12 月日本攻击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起，不到两个月，英国号称无法攻克的新加坡要塞就举白旗投降，之后则是 1945 年的越南革命和 1949 年的新中国成立，然后是 1946 年到 1949 年间，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纷纷独立。

在 20 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最后的 25 年间，除了大范围持续不断的贫富不均现象外，面对一个经济发展特别蓬勃、多数人生计得以维持的亚洲，欧洲再也没有高傲的理由和借口了。欧洲拥抱的这个特殊意识的最后一个借口——亚洲人只会模仿，却没有创造能力——也站不住脚了。亚洲自我的文化民族主义

现在已浮现出来，在西方人的监护之下展现出自觉，拒绝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甚至把欧洲人长久以来认为亚洲颓废至极的陈腔滥调，换成了西方世界即将没落的预言。自 1979 年伊朗革命以来，这种意识形态的防御战斗赢得了世界政治上的意义。在面对西方人时，日本、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韩国
18 的声音，宣告了自己的文化价值与社会组织形式的优越性。这一点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特别突出，而 1997 年亚洲经济风暴之后则较为沉默。^[7]西方观察家证实好斗的伊斯兰和“新的黄祸”又再度出现，也不排除在这些好斗的文明阵营中即将爆发冲突。^[8]

到了 20 世纪末，19 世纪末欧洲的傲慢所剩无几，欧洲再也无法统治世界、控制全球经济及文化独尊。如果 19 世纪是欧洲的世纪，那 20 世纪应该可以称为北美洲的世纪，21 世纪则有可能是中国的世纪。对历史学家而言，探索一个长期以来认为欧洲强大且无可匹敌的特殊意识^[9]及面对其他文明时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地位的信念的源起，倒是一个不错的时机。这种特殊意识立足于早期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上；在启蒙运动时期，化为一种放弃宗教命定论的世俗世界观；在 19 世纪则掺入了种族主义，决定了欧洲人在海外的举止行为；到了去殖民化的时代，则降格成为无所不知的高傲态度。回到这个意识成形的年代（18 世纪），一则意味着通过史料来说明一个简单的思想史论题——各种概念的兴起与衰落（在此指的是欧洲出现过的特殊情况）^[10]——并借此来批判欧洲的虚伪、错觉以及权力背后的妄想，而自从爱德华·萨义德那本影响广泛的论战手册《东方主义》（*Orientalism*, 1978）1978 年出版以后，这种批判即采取揭露的姿态不断进行下去，其中还夹杂片面的夸张描述。^[11]再则，一个无法用单一论点来掌握的文化世界随

之开启，而且它未曾受到定焦于欧洲内部事务的历史研究重视。那个文化世界就是欧洲人在启蒙运动时代所关心的亚洲世界。

人类的大地图

启蒙运动时代的欧洲思想界是世界主义取向。不像之前及特别是之后的时代，这个时代国界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12]虽然 18 世纪的学界能够驾驭多种语言，而且学者大都还能理解拉丁文，但这种语言已不再居主导地位。密切的沟通网络，如信件、相互拜访以及在国外工作等方式，把巴黎、爱丁堡、伦敦、圣彼得堡、乌普萨拉（Uppsala）、哥廷根、莱顿（Leiden）19和都灵等地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13]莱布尼茨和伏尔泰甚至在国外的文化圈子中，寻找能够参与传播知识这项大工程的志同道合人士。有一段时期，中国的文官精英似乎可以胜任这个角色。启蒙主义被设计成为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运动。

知识大众对来自亚洲、美洲、南太平洋和非洲的报道，比以前更感兴趣。汗牛充栋的游记满足了这个需求。几乎所有学者的图书馆及公侯的藏书中，都有当代重要的游记文献。^[14]在这个时代末期，柏林地理学者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偌大的私人图书馆几乎收集了所有以欧洲语言撰述的有关欧洲以外世界的文献。^[15]地理学者约翰·特劳高特（Johann Traugott）由于十分留心奥斯曼帝国的内政，在 1789 年为报纸读者出版了一本大部头的土耳其字典。^[16]从欧洲思想史来看，在 18 世纪中期开始写作出版的这一代人，眼界首次扩展到全世界。1777 年，国会议员及政治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悲天悯人的印度诠释者——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读完当时威廉·罗伯森（William Robertson）所写的当代历史杰作《美洲史》